



歌聲裊裊 好人四川尋

《四川好人》

時間：5月14至17日 晚上7時45分
5月15日 下午2時45分
地點：葵青劇院演藝廳
查詢：6715 4437
www.facebook.com/actors.family

說起香港的原創音樂劇，演戲家族的《四川好人》是個繞不過去的名字。2003年首演，次年再演，不僅將第13屆香港舞台劇獎的六大獎項攬入懷中，更打造出「音樂劇鐵三角」組合，即是彭鎮南（導演）、高世章（音樂）、岑偉宗（填詞）。就連黃霑曾也評道：「這才是音樂劇！只有《四川好人》探羅得珠！」時隔近6年，《四川好人》終於要第三度公演。德國戲劇巨匠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筆下的3位神仙，又將到四川尋找好人。「好人難做」，女主角沈德與戀人楊遜在亂世中怎麼平衡心中的道德標準？觀眾要在一支支聽出耳油的歌曲與演員們精彩的演繹中慢慢思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演戲家族提供



楊遜（朱栢康飾）與沈德（張國穎飾）

「鮮茄牛飯，凍奶茶少甜。」訪問時，正是採排前的放飯時間，導演彭鎮南一邊叫飯，一邊給記者說這次的表演有甚麼改動和不同。2003年《四川好人》首演時，香港的音樂劇才算是起步階段，沒有專業的音樂劇演員，沒有如百老匯般細緻的分工和市場化運作，主創人員是膽粗粗儘管試，「摸着石頭過河」。記得以前高世章就和記者說過，當時香港難找演唱跳俱佳的演員，為《四川好人》寫音樂時，也要在遷就演員能力的同時盡量挑戰極限，其中一段七部和聲，練得一眾演員想跳樓。

如今，就演戲家族來說，打造出大受好評、已經上演三次的《一屋寶貝》後，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逐漸摸到路徑。加上這幾年，香港音樂劇市場蓬勃，剛過去的一年，就出現了在舞台劇獎上紅遍全場的《動物農莊》、《喜靈州……分享夜》等上佳本地作品，也將越來越多的潛力演員推介到觀眾面前。天時地利人和，使得今年成為《四川好人》重演的好時機。彭鎮南說，現在有更多選擇好演員的機會，看《動物農莊》時，他被一把迷人低音吸引，最終這名演員也成為了一名「四川人」；而演員身體素質的提高也令演出的動作設計更加精彩。

布萊希特不需要悶死人

「這次的演出，編曲和歌詞都有所調整，更加進了新的歌曲。劇本被剪得更緊湊，表演的形式更加劇化，疏離主義的表現會更加突出。」彭鎮南說。說起疏離效果，那可是布萊希特的特色之一，務求令觀眾不要沉溺在演出中，而能抽身而出進行反思。問彭導演要如何在音樂劇中做到令人抽離？誰知他話鋒一轉：「其實我對抽離這字眼是有些抗拒的，我最怕看戲抽離，每次看到這種戲就真的想抽離——全身而退。（笑）所以，我覺得要讓你抽離，首先得讓你投入。」

彭鎮南說，以往許多人做布萊希特都很「抽離」，結果觀眾都怕了布萊希特。他心目中的「疏離效果」，應在適當時機發生，不讓觀眾覺得突兀。這牽涉到很多技巧，例如換場、用比較presentational的方式去做戲等。觀眾抱着平常心入場，能夠享受演出之餘亦能自行進行一些思考，就已經是成功。「其實布萊希特在劇本中已經放入了許多抽離的效果，例如他描寫主角有兩面的特色，這其實就很抽離。你看楊遜，一開始以為他是一個有為青年，fall in love，誰知之後卻發現他壞的一面。布萊希特把很多這樣的轉折和驚喜放在裡面，現代戲劇很多都受他影響，只不過有些是為了效果而去轉折，布萊希特則是將所有的證據都放在這裡，讓你去看，這些人為什麼這麼做呢？法官是觀眾自己。」

彭鎮南說，這次的重演，各方面的要求都更嚴謹，唯一的遺憾大概是由於預算限制不能實現現場音樂的構思。「比起《一

屋寶貝》，《四川好人》更大型，演員大約有19人；音樂的架構也更大，如果要做現場音樂，大概需要一個80人的管弦樂隊才能實現。」彭鎮南說：「但之後有機會我一定做，這是一個夢想來的。想想看，很少香港原創音樂劇的音樂是一個那麼完整的架構，而且很有特色，將中國式的音樂和西方音樂結合在一起。」

兩位主演不夠壞

台上，神仙風塵僕僕尋找好人，奈何好人難遇。台下，彭鎮南戲言兩位主演都太「好人」，不夠壞，務必要鞭策他們變得更壞些。「張國穎很爽朗，特別男仔頭，很符合沈德好的一面，但表現其黑暗面則要更加下功夫。朱栢康也是如此，他和陳康（2003年版飾演楊遜）兩個給我的感覺是一正一反，他比較積極，陽光男孩一些，喜歡運動，陳康就喜歡劈酒啦，喜歡玩啦（笑）。開始楊遜是有理想、心懷大志的有為年輕人，朱栢康一出來就已經是了；到了最後變成一個無賴的時候，陳康走出來就對了，其實他們一人半場就最完美。」彭鎮南笑着說。

張國穎唱功了得，是近年來音樂劇場的紅人，近年來大受好評的音樂劇——《一屋寶貝》、《喜靈州……分享夜》、《動物農莊》中都有她的影子。這次她不僅要唱聲音「嬌到爆」的沈德，還要吼着粗嗓子唱沈德虛構出來的表哥「水大」，角色分裂之餘聲音也要分裂，她笑言自己在演出中真的很「布萊希特」。張國穎形容每場音樂劇的演出都像一場「馬拉松」，堅持到最後才是最大的贏家。她和朱栢康都要學習怎麼用技巧控制自己想要直着嗓子「爆」唱的衝動，讓嗓子可以漂漂亮亮地完成近三個小時的演出任務。

朱栢康是樂隊「朱凌凌」的一員，玩慣了當代音樂的他最喜歡這次演出中音樂的中國特色。「布萊希特的歌總是很有詩意的，這次這種詩意很中國化。原本的劇本裡面，只是把『四川』作為一個遙遠的某處，並沒有很強調四川的地域特色。但高世章在作曲的時候，參考了四川音樂的風格，比如說《康定情歌》的元素就會在第二幕中出現。」張國穎則說，大家是用半戲曲的方式在進行演唱：「好幾隻歌都有南音的特色，老師也要我們聽粵劇來找感覺。之前演出《一屋寶貝》，高世章的作曲很多爵士腔，我從小到大聽這些歌，很容易捉到感覺。我在外國長大，住過十年歐洲，聽歌都是外國歌多，這次突然接觸到東方的樂曲。學《康定情歌》的時候，哇，完全要擺出一個架勢來，原來這音樂會塑造你的身體，令你的動作都跟着它變化。」

兩位主演異口同聲稱讚高世章的音樂「好勁」，說得人心癢癢；當晚看完完排，回家的路上腦子裡還是序曲的旋律轉來轉去，真是等不及要進劇場看「最終成品」了。

最後的嬉皮士——《九龍皇帝的文字樂園》

「英國人搶了我塊地，九龍係我嘅！」——「九龍皇帝曾灶財」和他的城市塗鴉是香港的傳奇。曾灶財在生之時酷愛在街道牆壁電箱燈柱塗寫家語、大罵前英統治，風雨不改。即使香港回歸、特首已由董建華易為曾蔭權，曾灶財亦貫徹始終從不間斷。恰恰因為持續地於公眾地方塗鴉，曾灶財曾數度被控「破壞公物」，甚至被視為嚴重精神病患者。及至曾灶財的塗鴉被香港時裝設計師搬上國際時裝天橋，「九龍皇帝曾灶財」才搖身一變為香港街頭傳奇，成了「香港 Icon/塗鴉藝術家」。近日，太古坊Artis Tree舉辦的《九龍皇帝的文字樂園》展覽，便全方位回顧了「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個人經歷和塗鴉精神。

甫踏出鰂魚涌地鐵的太古坊出口，當眼之處已掛滿了《九龍皇帝的文字樂園》的宣傳條幅。這次展覽的宣傳條幅設計相當耐人尋味。策展人把曾灶財的城市塗鴉，以帝皇專用的明黃色為條幅襯底，這不但強調了曾灶財的「九龍皇帝」身份，同時鮮黃的長直條幅又大有「招魂幡」的意思，似乎要召回「九龍皇帝」雖被同時代人視為瘋子、仍在急功近利社會中堅持自我的精神。有趣的是，曾灶財的塗鴉經常痛罵英國殖民者，掠奪了他這個「落難皇帝」的香港領土，如今太古坊前方的宣傳條幅赫然與中國國旗並置，似乎有所暗指。

《九龍皇帝的文字樂園》固然是圍繞「九龍皇帝曾

灶財」生平和作品所展開的一次檢閱，策展人對「九龍皇帝曾灶財」其人其事的梳理卻頗見心思——展覽被劃分為「皇帝的足跡」、「皇帝的寶藏」、「皇帝的墨寶」、「皇帝的創作疆土」、「皇帝萬歲」和「街角留言」幾部分。其中「皇帝的足跡」、「皇帝的創作疆土」、「皇帝萬歲」最富巧思。首先，「皇帝的足跡」部分不但放置了香港立體地圖，標示出「九龍皇帝」微服出巡、塗鴉畫遍的港九新界不同地區，亦展示了在幾位文化界著名攝影師鏡頭下對「九龍皇帝」的光影捕捉——「九龍皇帝」扶著拐杖憨笑、回歸前夕在橋底走筆疾書、塗鴉與香港英式郵筒相映成趣等等，都在在記錄了香港殖民地時期的片片回憶。如果說羅馬是一座露天博物館，香港便儼然是「九龍皇帝」的私人畫廊，可以率性而為、任意所之。

「皇帝的墨寶」和「皇帝的創作疆土」部分，陳列了曾灶財的城市塗鴉和從而衍生的文化產物，從塗鴉到一系列鄧達智時裝、GOD產品，似乎濃縮了曾灶財「被成名」和經典化的過程。「香港 Icon/塗鴉藝術家」的冠冕原非從天而降，而是需要文化精英的確認和轉化。至於「皇帝萬歲」部分，才是延續繼承「九龍皇帝」精神的當代形式。向曾灶財致敬的「皇帝萬歲」，陳列了多位年青藝術家的各式設計，包括張卓、朱迅和一批青年創作人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有着「重複」的共通點，每每就着單一的形象或圖像進行

堆疊。有的是壁畫上非人非獸圖像的堆疊，有的是無數隻一模一樣的陶器公仔的延伸，還有我特別欣賞的由毛小小白兔簇擁而成的粉紅晚裝裙——「九龍皇帝」的城市塗鴉就是通過無數的重複堆疊，來產生出其獨特的風格和氣勢。在這一點上，「皇帝萬歲」明顯是致敬者對「九龍皇帝」城市塗鴉的閱讀和理解、拆解和重構，並回頭來用自己的藝術形式，向「九龍皇帝」這個隱忍的主人致敬，用另一種藝術形式大喊「皇帝萬歲」。

或許有很多人，願意把「九龍皇帝曾灶財」美化，並對之比擬為與巨型風車對抗的唐吉珂德。難得的是，《九龍皇帝的文字樂園》並沒有把「九龍皇帝」盲目拔高至人格高地，反倒還原基本步，敢於凝視曾灶財真實生活的一面，包括曾灶財的街坊對他的塗鴉其實頗有微言，所住的公屋單位蟑螂橫行又一直傳出惡臭、沙士期間甚至勞動政府部門為他搞衛生。曾灶財的城市塗鴉，其實是令他人對在其中的一種尋樂方式和自我實踐，多於卑微個人對外來極權的微觀反抗。正如當代塗鴉人 MC仁所言，曾灶財的塗鴉固然非常出色，更重要的是「他有意志去做一件他喜歡做的事，而且做了51年。」因此，在香港所進行的城市

文：梁偉詩（香港文化評論人）



塗鴉，乃是曾灶財為自己創建的「文字樂園」。借用「城市旅人」林一峰在《塗城記》歌詞中，所描繪的「九龍皇帝曾灶財」城市漫遊創作——

「清風兩袖悠然自在到處走 關市內揮筆牆壁電箱燈柱 記載史詩港九最強 汗水混了墨水字體大小參差 笑臉始終不變樣 最愛喝可樂 白紙木板石屎舊衫浴中餐牌到處都可展所長 割地收地變吹曾或董建華 領土始終不變樣 永遠有福利 皇后長伴直到永久 從無遺漏……胸襟廣闊 從不稀罕冠冕 只想一心一意記下 年年月月裡的絲絲點點 那就夠」

有說塗鴉是自由世界的表徵，在沒有框框、什麼都可以的情況下，可以堂而皇之將自己所思所感示眾。可是香港可能還不是一個如此開放的社會，曾灶財的城市塗鴉就曾惹來票控。「清風兩袖悠然自在到處走」、「笑臉始終不變樣」的曾灶財，在階級愈來愈森嚴、城市潔癖愈重的香港社會，恐怕已是香港最後的嬉皮士。藝術工作者、文化精英乃至普羅大眾稱許「九龍皇帝曾灶財」的同時，內心深處又何嘗不在哀悼一種自由自我的生活方式、一個時代的溫馨歷史背影的消逝？！

文：周凡夫（香港資深樂評人）

在於承傳而不在於評比——兩岸四地琴音飛揚聽後有感

在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廳舉行的「兩岸四地琴音飛揚」音樂會（4月10日下午3時），獨特之處，不僅在於上海、香港、澳門和台灣四地青少年弦樂手的匯演交流活動，更在於是一場現場錄音廣播的演出。牽頭的是上海東方廣播的「星期廣播音樂會」，這是在中國內地歷時最長、影響最大的普及型系列音樂會，這次將演出場地移師到香港，以香港演藝學院青少年音樂團作班底，邀來中、港、台、澳獨奏，日後還會在台灣、上海和澳門舉行相同型式的廣播音樂會。很明顯地，這項活動的目的和意義，在於通過交流來突顯青少年弦樂手培養的成果及激勵，提升參與者的水平，這次在香港的演出，更是和香港電台第四台合作，現場錄音會在上海和香港，藉此激勵更多青少年追求音樂，並將古典音樂更好地推廣出去。

擔任音樂會司儀的是上海「星期廣播音樂會」的主持人，亦是於上海音樂學院任職、活躍於上海樂壇的王勇教授，他以活潑生動的言談與方式，將整個演出的六首樂曲串連起來，一氣呵成，絕無冷場。

上海媒體對這次演出看來極為重視，來了一個採訪團隊，演出後有媒體向筆者採訪，多番追問，要求評比四位擔任獨奏青少年樂手的水平。其實，這次由於種種限制，只能有兩次排練，青少年音樂團亦只是香港演藝學院轄下青少年音樂課程核心活動中的一隊學生課餘弦樂組合。當日四位樂手與此「業餘」的青少年團隊合作，能流暢地，甚至可以說是頗為準確地奏出了韋華第的《四季》選段，及《和諧的靈感》中的第十首B小調四重奏小提琴協奏曲，已是極不容易的事，負責指揮的王家陽教授豐富的教學經驗明顯地發揮了作用。不過，要評比四位獨奏的青少年樂手卻不容易，儘管上海的張金茹、台灣的黃蕙蓉和香港的陳俛朗，都各自演奏了一首炫技性的樂曲，雖難度相當，但畢竟各曲都有不同要求，這不僅在於技巧上，還在於演繹處理上，此點如非很大差別，便很難亦不應強作評比。演繹處理在基本要求外，細節上往往會各師各法，對青少年樂手而言，那是一個學習探索過程，更毋須勉強加上主觀的比較；四位樂手「分工」演奏韋華第的兩首協奏曲，各自演奏不

同的樂章亦不好評比，澳門的許恩樂唯一在《四季》中演奏兩個快、慢不同的樂章（他沒有安排「獨奏」曲目），那就更不好評比。

然而，作為媒體總希望將事物比個高下，來滿足讀者的「要求」，但作為文化藝術與運動不同之點亦在於當達到某一個程度層次時，便不易評比。這次交流活動，無論樂隊、獨奏，技術上都過關，都有讓人驚喜的表現。個人的觀感卻是，由此再一次見證，西方經過數百年發展的「古典音樂」，在各方面（不僅是小提琴）的承傳訓練，都已發展出一套成熟有效的方法，然而，中國的傳統民間音樂，特別是少數民族音樂，至今仍未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承傳方式，由是至今有心入仍要不斷為承傳問題作出「救亡」呼喚，但西方「古典音樂」的承傳便不會有這種「救亡」的呼聲。也就是說，這次兩岸四地的交流活動，意義在於承傳，而不在於評比。其實，文化藝術之事，小至個人表現，大至國家的軟實力，並不在於一時的評比，而在於要讓時間來作出說明，奈何今日無論任何事物，都被套入了「運動比賽」的模式和思維中，這絕非好事呀！